

特别策划

那一年的清凉记忆

□ 张晓媛

几场大雨过后，蝉鸣终于响了起来。我循着声音一路找去，发现在南昌红谷滩中心区人行道畔的林荫中，这叫声愈发响亮。抬头是高耸入云的双子塔，晶莹的玻璃外墙反射着璀璨的阳光，而这熟悉的韵律依然应时而起，提示着我们季节的变迁。成年后总是慨叹时间过得飞快，衡量岁月的标尺只有年度总结、月报和周计划。驻足在亘古不变的鸣叫前，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些同样炎热的夏天。

漫长的暑假始于黑板上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们一般哀嚎一声就把它抛诸脑后，等假期快结束时才匆忙赶制。我最期盼的是可以长住在爷爷家，和鹰潭来的堂弟一起玩耍。我们可以在烈日当空时跳皮筋，也可以头上插根筷子再绑上纱巾扮白娘子，任由汗珠挂满了脸，再漫不经心地用手一抹。互相展示脚背上印出的凉鞋带子痕迹，比比谁的花纹更清晰，然后哈哈大笑。

爷爷话很少，总是沉默地看着我们嬉闹。家里人说爷爷以前是试飞员，经常驾驶着飞机在万米高空做出许多惊险动作测试飞机性能，这让还没有乘坐过飞机的我们满是羡慕和好奇，总缠着他讲开飞机的故事。可每次听到这个请求，他往往沉吟片刻，然后说骑车带我们出去玩。我们欢呼着跑下楼，争相爬上他“二八”自行车的前梁和后座架。爷爷的身形在我们的簇拥下更显挺拔，他一边蹬着车，一边告诉我们这是洪都生活区的第几区。一排排规整的苏联式小楼在我们身后远去，数着：‘一区！二区！’欢快的笑声让爷爷也咧开了嘴角。

从五区厂门口转过弯，爷爷的车速明显慢了下来。我们知道，他又在看街边的西瓜摊，便也叽喳喳着评点起来。这条路两侧浓荫蔽日，盛夏时聚集了好多附近的瓜农，一眼望去满地都是浑圆翠绿的西瓜，非常壮观。爷爷选定一家，将自行车停在路边，支起脚撑，再把我们一一抱下车。他俯身去拍西瓜，“咚咚咚”的声音在我们听来没有区别，而他却马上拿定了主意，转身去向摊主问价。摊主刚才还用草帽盖着脸，歪在瓜堆边打盹，此刻慢悠悠地走来，连声担保“好甜”。爷爷从口袋里摸出一柄折叠小刀，摊主点点头，他便展开刀刃，利落地在西瓜表面切出一个三角形，然后抽出切块，仔細端详。西瓜的清甜在那一瞬间弥漫开来，爷爷手上的小三角果肉鲜红，聚拢着沙瓤独有的细小颗粒，引来路人一片称赞。爷爷收了刀付好钱，嘱咐我们抱着瓜，便又骑车带着我们回家。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小三角重新放回缺口，嘴上不依不饶地争论待会儿谁来吃这最美味的一角。

家里，奶奶正在准备晚饭，手中的擀面杖把面皮压成薄薄一片，看来今天又能吃上美味的凉面。奶奶接过西瓜，转身把它放在一个大盆里，再接上自来水将瓜湃着。她说爷居刚刚向塘带来了好些梨瓜，先吃点解解渴。正说着，她拿起惯用的那把菜刀，将一只敦实的梨瓜一剖四瓣。微黄的果肉中间，更吸引我们的是繁密的果瓢，包裹着众多瓜子，眼看就要流淌下来。我们大口吸吮着甜蜜的果汁，全然忘了大人叮嘱过要记得吐瓜子。等回过神来，手中只剩一个瓜蒂，不免有些后怕，忐忑地问会不会肚子疼。

奶奶噗嗤一笑，说肚子倒是不会疼，只是要劳烦瓜子在肚子里走一遭。她边说边拿出几只番茄，招呼我们说这个可没有子，尽管放心吃。我拿起一只又红又大的番茄，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吹弹可破的表皮下，丰润的果肉饱满多汁，可是为什么不如印象中那样甜甜？我噙着嘴向奶奶抱怨，她疑惑地想了想，接过我手里的番茄，用菜刀将它切成薄片盛在白瓷盘中，再撒上一撮白砂糖，催我再尝尝。我犹豫着夹起一片，这下好吃了！奶奶一面冲洗着菜刀，一面嗔怪我真是个傻姑娘，刚吃了那么甜的梨瓜，哪还吃得出番茄的甜味？我舔舔嘴角的糖粒，不好意思地笑了。夕阳正挂在窗边，水流中的菜刀也染上了一抹橙黄。

爷爷也在餐桌边忙开了，手边已经切好了一碟黄瓜丝，每餐必备的老陈醋也端端正正地摆在桌旁，我们知道，这是在一会儿儿的凉面做准备呢。爷爷奶奶离开老家山西襄垣多年，吃面要佐黄瓜丝、剥生蒜、淋陈醋，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习惯。今天桌上多了几种蔬菜，一把卷心菜叶在簸箕里舒展着，叶子油润嫩绿；地瓜被去了皮切作块，白生生地堆了一小碗。爷爷手里握着一柄不常见的小刀，刀刃上分布着均匀的锯齿，正在认真切割着。

奶奶见状，说爷爷要给我们“加餐”了，这是外国吃法，叫作“沙拉”。听爷爷说，当年他去东北老航校学习飞机驾驶，学校里的苏联老师就爱吃这个。后来在洪都工作，苏联专家也爱吃这个，这把西餐刀还是其中一位专家临走时送的。奶奶摇摇头又说，不过这种刀太娇气，只能做点细巧的活。正说着，堂弟在啃咬一只菱角，不巧刚掉了一颗门牙，啃了半天也只在菱角表皮上留下个浅浅的牙印，只得懊恼地向奶奶求助。奶奶拿过菜刀，用刀背轻拍菱角外壳，才几下就露出了白嫩的果肉。锅中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应和着我们的欢笑。

夕阳的余晖即将收尽，大家纷纷打开家门，抬出家中的竹床，放到屋前空旷有风的地方，再拎来一桶桶的水将它擦洗干净。爷爷家的竹床已使用多年，带有一种温润的色泽，触手生凉，越发使人想要亲近。入夜后，四邻八舍各自躺在竹床上，此起彼伏地摇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家常。我看着满天闪亮的星斗，听着那些熟悉的声音，渐渐进入了梦乡。我梦见自己长大了，像爸爸妈妈一样每天忙着上班，但是有吃不完的冰棒，嘴边不由得漾出一个微笑。多年后，伫立在街边的我，却想立刻为自己切下一片西瓜，再次品尝记忆里的甘甜。



河流似一匹野马

（外二首）

□ 吴素贞

横斜，直上
又或者
静立在一头牛的牛背上
当我如此清晰地
看见静止
直立90度的高傲，天幕
是一片海蓝，大地
呈现出巨幅写意

这是入伏的前一天
众多的飞鹭
已经把第一片白羽
献给自己的成年礼
人们在旷野间躬身，收割
抛洒……日影夕沉
此时的河山
白翼环绕
河流似一匹野马，热气腾腾
眨着琥珀般的眼

绣球花

欢喜的名字
再次把五月推入夏天的洞房
绣球花，这些抱团的花朵
早已深谙入世的道理
和所有植物一样，它们
以复制的形式
完成生存法则，在初夏
以近乎掠夺的姿态霸占眼球

——奔涌着，滚动着……某种欲望
一阵热烈袭来
是，站在团簇的中央
我的脸是一张被尘世用旧的脸
雀斑，皱纹露出岁月的缺口
这些复制的缺口
一次次
抵制时间的泥沙。热切与失望
像双生的绣球花，一边被折断
一边被唤醒

凤求凰

张开的双翅，接近绝美
美与力在一片羽毛上展示的时候
它极有耐心，一次又一次——

绚烂的羽翼下，几片白色的羽毛
飘落，伴随婉转的啼鸣
晃动这片树林，但最终
回应之声只有它失重的振翅

聚集了一片树林的光彩
而应答却没有姗姗来迟
其实，站在它啼叫的网中
盛夏的浓荫里
我为自己人到中年
仍没有一个绚烂的词
而一直深感羞愧



第 2385 期
邮箱: cui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

绿树阴浓夏日长

驯养“猛兽”

□ 杨抒忆

在我眼前，立着一只“猛兽”。

它通体翠绿，仿佛用碧玉雕成，身形纤长，扁平的腹部高高翘起。它用四条腿稳稳地立着，一对镰刀状的前足高举在胸前，摆出一副威武又机警的架势。细长的颈子（其实是胸部）上，一枚三角形的脑袋灵活地转动着，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这是3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年幼的我正蹲在一丛灌木前，近距离观察一只螳螂。此“猛兽”体长不到5厘米，还未成年，但凶猛好斗的天性已展露无遗：只要我胆敢伸手去抓，它立刻双刀齐出，像拳击手一样对我施以颜色。因树枝遮挡，当前的角度不好下手，不过不要紧，我有的是时间。

当时正值暑假，是孩童们最有闲的时候。暑假很长，需要做很多闲事来打发，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养螳螂。我们那里的孩子，喜欢养“小宠物”的不少，但多半是养蝴蝶、养蛴螬什么的，唯独我喜欢养不会出声的螳螂。螳螂虽然不是“歌手”，却是一个“武林高手”，还自带双刀，想想都帅得不行。

想养螳螂，先得有本事抓住它。螳螂虽小，毕竟是“猛兽”，若贸然伸手去捏，必遭激烈抵抗。经过几次血的教训后，我总结出了经验：要设法把手绕到它背后，从“后颈”处捏住，这样不容易被它反击。熟悉螳螂的性情后，还可以尝试一些“高阶技巧”，比如慢慢地把手指“抄”到它身下，轻轻地把它“捞”起来，这样完全不会遇到抵抗。

螳螂是昆虫中的虎豹，虎豹天天要吃肉，而螳螂要吃活物。抓到螳螂后，就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每天要顶着大太阳去给它寻食。作为食肉动物，螳螂不挑食，蝗虫、蛾子、小青虫等来者不拒。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螳螂并不是用双刀砍杀猎物，那对多刺的前足只是它的餐具。真正终结猎物的，是它那张看起来很秀气的“樱桃小口”。一口一口把猎物吃死，这就是螳螂的战斗方式。

像很多驯兽师一样，我有时也想让驯养的“猛兽”来一点更刺激的“表演”。当螳螂养至成年，长出翅膀后，我偶尔会投喂一些更有挑战性的猎物，比如硕大的螽斯。但我发现，螳螂作为“职业杀手”绝非浪得虚名，它自有一套对付大型猎物的技巧。在与强敌搏斗时，如果对手紧抓地面、猛烈挣扎，螳螂就一边钳制住它撕咬，一边顺着它的势头原地转圈，像“太极高手”一般化解其力道；如果地形允许，螳螂还会倒挂在饲养容器的“天花板”上，居高临下出击，将对手抓到半空中啃咬。这招“倒挂金钟”堪称绝杀，对手悬空后无从借力，即使六足乱蹬也无法挣脱，彻底失去反抗能力。

人们通常认为，像螳螂这样的无脊椎动物，并没有感情和“认主”的意识。然而，我和我驯养的螳螂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记得有一天，发生了颇为滑稽的一幕：螳螂进食一只蝗虫时，蝗虫的一片“盔甲”（外骨骼）卡在了它的口器中间，既无法吐出，也无法咽下去。螳螂狼狈不堪，无论怎么拨弄，也无法把这碎片去除，只得求援似的看着我。我伸手到它嘴边，小心地抠那碎片，而它也乖乖的，一动也不动，好像相信我会帮它解决问题。最终，碎片被我取出来了，它动了动嘴，发现能正常咀嚼了，就埋头继续啃食蝗虫，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那一刻，我想起了当时课文《珍珠鸟》中的一句名言：“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那年，有一只螳螂陪伴了我一整个暑假，到了秋天，我把它放生到野外了。后来我不时想起它，这位小小的“刀客”朋友，分别后过得怎么样呢？它找到了另一半吗？它留下了自己的后代吗？或者，它是不是孤独终老于秋风中了？

长大后，我没有成为昆虫学家，但对螳螂的喜爱一直留存了下来。女儿放暑假时，我常带她去户外认识各种昆虫，培养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如果遇上螳螂，我会表演一个“小把戏”，逗引它爬到我手上来，而对方通常会“默契配合”，而非刀戟相向。

“爸爸，这螳螂为什么听你的话？你认识它吗？”女儿诧异地问。

“是的，”我狡黠一笑，“我们认识很久了。”

在瑞金人的心里，没有仙米冻的夏天是没有灵魂的。

仙米冻是流传于瑞金民间的一道特色美食，它以纯天然植物凉粉草制作而成，色如墨玉，口感爽滑，甜而不腻。一碗仙米冻下肚，冰冰凉凉的感觉自腹腔直冲头顶，口腔内回旋着草本的清香，一时暑热全消，回味无穷。仙米冻虽未登大雅之堂，却是瑞金人不可或缺的清凉解暑之物。

没有人能说清仙米冻最初发明于何年何月，只是那份舌尖上的美好向往从小就种进了瑞金人的基因。记忆中我的大伯母就很擅长做仙米冻，每做一次都会吆喝着请邻居们品尝，大家挨挨挤挤地拥在那个小小的厅堂里，享用着美味的仙米冻，像一个盛大的节日来临。

从前，贤惠的主妇都爱在地里种上一畦凉粉草，成熟后收割下来晒干备用。盛夏时节，将晒干的凉粉草洗净，放进大铁锅中，加水熬煮，待熬出墨绿色的凉粉汁后，倒入容器，过滤去渣。尔后再将凉粉汁放进锅中，加入红薯粉或糯米粉继续文火熬煮，一边搅拌，一边加入清水，直至熬煮出黑绸般的光泽，凉粉汁呈黏稠状时，即可倒入器皿中冷却凝固。

凝固后便称仙米冻了。它与龟苓膏有几分相似，状若凝胶。而仙米冻取其滑韧，又减其苦味，口感更佳。主妇们将凝固的仙米冻划成若干块，取一块置于海碗中，用木刀搅碎，眼见得碗中物渐渐变得晶莹透亮，再洒上熬好的红糖水或稀释的蜂蜜水，搅拌均匀，便是一碗甜丝丝、凉冰冰的解暑美食了。与当下诸多解暑饮品相比，仙米冻经传统工艺制作而成，不加任何添加剂，绿色环保健康，不啻为舌尖上的天然佳饮。

在乡村，一些有生意头脑的主妇会将做好的仙米冻挑到茶亭或交通要道边售卖，挣些零用。在暑热中疲乏赶路的旅人，有了一碗仙米冻的抚慰，便又获得了重新上路能量。而市区或圩镇则有更多长期做小生意的人，一到夏天，支开小桌凳，挂出“仙米冻”的招牌，自有人纷至沓来。去那老街边的小摊上，择一张板凳坐下来，喊一声“老板，来碗仙米冻”，是瑞金人夏日里最为惬意的事情。记得小时候，仙米冻大概卖一角钱一碗，物价一年年涨，如今也不过三五元钱，实可谓物美价廉。

瑞金人吃仙米冻是有讲究的，必得寻那“草做的”才算正宗。盖因如今已有粉末冲调代替手工制作的仙米冻面市，表面看不出什么，味道却是天壤之别。其实，瑞金人的口味挑剔着呢，谁做得好，谁偷工减料，尝一次就知道了。年深月久，便催生出不少被市民追捧的“老字号”来。人们吃仙米冻最爱去那老街老巷，寻见那固定的摊位，看着熟悉的面孔，听着惯常的腔调，一坐下来，心里就踏实了。比如八一南路的老榕树下，有位老奶奶在那里卖了几十年仙米冻。从青丝到白发，她永远是一副淡淡的不紧不慢的样子，每天，她的仙米冻不会做很多，来的都是熟客，卖完就回家了。

我家住在老城区，吃仙米冻最方便不过，小区对面便有一家。每至傍晚，他们就搬着桌椅出现在街口的拐角处，男人粗门大嗓，最好结交食客，夸耀着他的仙米冻有多么正宗，糖水都是蜂蜜调的，女的则默默做着活计，动作干净利落。当然，一个地道的瑞金人不会被一个生意人夸下的海口说服，我们只相信实实在在的“那个味儿”。我喜欢于散步归家时在那里坐下来，摇手一招呼，他们就知道我的来意。从前的仙米冻全靠井水降温，现在摊主们都用上了冰柜，冰镇过的仙米冻更加冰凉爽滑，吃上一口，快意能从舌尖传递到脚指头。

每当外地的亲朋好友来到瑞金，我必带他们去品尝一碗仙米冻。直到今天，吃过的朋友没有不交口称赞的。可见人们爱吃仙米冻并非全因为乡愁，还因为它本身具有不一般的美味。先生有个极要好的同学，早年离开家乡去了上海工作，时常心心念念瑞金的仙米冻，然而这东西无法快递，实在爱莫能助。先生每次因事前往上海，总不辞劳苦，拎一个装满仙米冻的大保温桶，千里迢迢地带过去，以慰藉好友长久的念想。

如今卖仙米冻的小商贩是越来越多了，全城角角落落都是，比如象湖里老街，比如金瑞湾公园，比如红星广场，有推车游售的，有摆固定摊位的，每至夏夜，吆喝声此起彼伏。炎炎夏日，谁能拒绝一碗仙米冻的诱惑呢？每次品尝，都觉得整个人被熨帖安抚，世间美好，不过如此。

□ 朝 颜

仙米冻